

我与民族报

在我的书架上珍藏着两本特别的“作品集”——一本散文集,一本通讯集。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当年发表的报刊上剪下来贴在4A纸上,然后装订成册的。剪报下面标注着报刊名称、年份、日期以及期刊号,封面上遒劲飘逸的“远琳散文集”“远琳通讯集”是先生用毛笔亲手所书。他是我每一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。那时的我,青涩内敛,不事张扬,只因热爱而写作,又感觉用真名不好意思,所以那些年一直用笔名“远琳”。这两本作品集,承载着我文学最初的热爱与执着,也是我与文学结缘的见证。

轻轻翻开泛黄的纸页,1998年5月1日发表在《广西民族报》上的那个“小豆腐块”——《吃“格子”》,瞬间将我拉回到那段葱茏岁月。那时我的处女作在某报刊发表后,收获了人生第一笔稿酬。欢欣雀跃之余,我迫不及待地约了几个朋友共同庆祝。庆祝活动简单而充满乐趣,虽然只有田螺、花生等几样寻常小吃,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朋友笑称:醇香的啤酒是丰收的佳酿,愿它化作汩汩的创作源泉,我们再来分享。因为这些美食是用“爬格子”所得稿费换来的,我们美其名曰“格子宴”。大家笑谈着文字带来的喜悦,那时的快乐单纯而热烈。

1998年,是我与《广西民族报》缘分的开始。那时的我,怀揣着对文学的满腔热忱,常常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书、看看报,汲取文学的养分。那时候单位就订有《广西民族报》,我喜欢里面的内容。那时我也才刚开始写文章,也许是无知无畏吧,我尝试着向《广西民族报》投稿。投稿后,内心充满了忐忑与期待。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刻,激动得难以言表。那不仅是一篇文章的发表,更是对我写作梦想的一次极大鼓舞。

跨越时光的文字之约

□ 钟小远 文/图

我以为我的激情会一直持续下去,然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随着时光的流转,各种琐事渐渐填满了我的生活,我放下了手中的笔。这一搁笔,便是二十多年。那个曾经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,仿佛被岁月尘封在了记忆的角落。

直到2021年末,内心对文学的渴望再次被点燃,我决定重新提笔。想想那时年少不经事的我,满心满眼都是美好;如今,历经风雨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我会去倾听花开的声音,感受山野的气息,领略自然的辽阔,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,我的眼里又有了光芒,沉寂的灵魂抽出了新芽。有时灵感会倏忽闪现在我的脑海,有时一种莫名的情绪会氤氲在我的静默里。我开始写诗了,尝试用另一种体裁去将生活的点滴述诸笔端。我想起了曾经给我鼓励的《广西民族报》,我把稿件投向了它,可是我被拒之门外,连续投出的10多篇稿件,都因系统原因被退回。而我,再无其他联系方式。那一刻,失望与无奈涌上心头,我不禁感叹,难道我与《广西民族报》的缘分真的就此断了吗?

带着这份遗憾,我暂时放下了向《广西民族报》投稿的念头。时光悄然流逝,一年多后的某一天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,再次将稿件投向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邮箱。这一次,没有收到退信通知。有时候,“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”,起码你的文字有可能会被编辑看到,一丝希望的曙光在心中悄然升起。我告诉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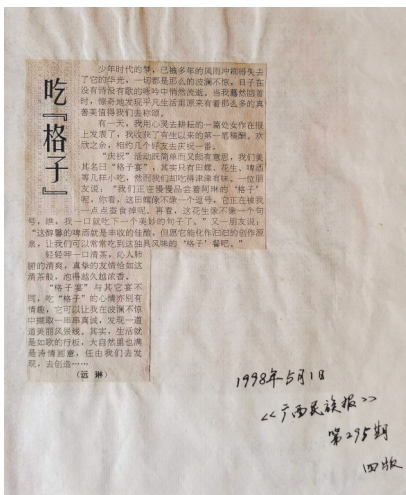
己,无论结果如何,都要坚持写下去,重拾对文学的热爱。

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惊喜!前不久,我收到了《广西民族报》编辑老师的回复,我的《送一朵百合花》被采用了。短短几行文字,书写的是希望、疗愈、纯洁与爱的表达。这是我与《广西民族报》的第二次握手,距离1998年的第一次发表,已经过去了整整27年,这份跨越漫长岁月的缘分,让我感慨万千。

当我再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出现在《广西民族报》上时,心中涌起的不仅仅是喜悦,更是一种对过往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憧憬。我看着报纸上的铅字,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年少时满怀梦想的自己,那种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期许,再次填满了心间,嘴角开始上扬,笑容在脸上开出了花,我知道,美好的事物正在向我招手。

《广西民族报》于我而言,早已不仅仅是一份报刊,它照见了年少时的梦想,也在我重新回归写作时给予我鼓励与鞭策。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,都是我《广西民族报》之间的独特记忆,是时光赠予我的珍贵礼物。

我深知文章能够发表,离不开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,他们在众多来稿中耐心审阅,精心挑选、编辑,让好文章能够展现在读者面前。我由衷感谢《广西民族报》的编辑老师,是他们的专业与敬业,让我的文字有了再次绽放光彩的机会。



▲1998年5月1日,《广西民族报》刊发钟小远的散文作品剪纸。

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,虽然阅读方式和媒体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纸质报刊所承载的那份温度与情怀,是无法被替代的。《广西民族报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,展现着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、文化传承与发展变迁,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多元民族文化的窗口。而我能够通过这个平台,与读者分享美好,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!

与《广西民族报》的缘分让我明白,有些东西,即便时隔多年,依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重新回到身边。因为还有热爱,还有梦想,我期待与《广西民族报》再次重逢,继续这份跨越时光的文字之约,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滴美好,分享内心的感悟与思考。



堂弟打电话给我说,应海家昨天贴了红纸,初九嫁女,问我回去不?

我笑道,通信这么发达了还贴什么红纸。

堂弟说,他外打工多年没随寨子的人情,不好意思邀请大家,在门口贴红纸,让那些不肯去的可以说没看到,省得日后见面尴尬。

我说,你去找就去。一个月前堂弟母亲过世,应海音信杳无,连一句问候都没有。

堂弟无奈道,都是乡里乡亲的,他既已贴了红纸,若是不去,日后相见岂不尴尬?还是凑个份子钱,权当大家聚一聚吧!

贴红纸乃乡间习俗,于村部的公告栏、小卖部门旁,或是村民常经之地,都以红纸书写家中喜事,张贴其上。我最早见到贴红纸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村口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巴掌大的红纸,同学说是我家的辞帖,走上前看,还真是的:

“慈母增岁,八十晋一。厨下备乏,不设宴席。亲朋戚友,欲降玉步。唯恐怠慢,愧不敢当。儿:如一、如朴……”

那时候辞帖上有许多繁体字不认得,内容也不怎么理解,但我爹“如一”和叔叔“如朴”的名字我还是认得的。

我爹是寨子里少有的文化人,哪家有文墨上的事基本由他来操刀。我爹一天到晚忙着

坡上的活路,很少看到他读书写字,只有需要时才临时翻书。如果他头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了一晚上,还翻阅了那全是老字的线装书,我就猜想到我爹又要干什么大事了。不久前,他也是这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连续几个夜晚埋头苦干,随后便传出了他成功帮助房族中的炳大哥打赢官司,使得离婚判决未能成立的消息。没过多久,寨子里的孤儿狗妹叔夜半三更来找我爹,说准备结婚,可家里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招待大家,准备不办酒席,要我爹给他写个帖子。他还送了几颗水果糖给我。我爹在红纸上挥笔写下:

“荷蒙垂爱,×月×日当践秦晋之盟。奈力微薄备觞酌,惟感隆情盛意,铭诸肺腑。谨具谢启,伏望慈宥……”

狗妹叔盯着辞帖看了许久,眉头紧锁,一脸茫然。他转头对我爹说:“你写得这么深奥,恐怕别人看不懂吧?还是写得浅显易懂些吧!”我爹又重写了一张:

“兹有我俩于×月×日为完婚之喜,因本人无能,未备酒席,今谨向各亲朋族友道谢。愿我们夫妻恩爱吃口凉水当甜酒……”

这个辞帖被村里人笑话了好久,直到他们的儿子出生后才不议论。后来我才知道,“吃甜酒”是生小孩的代称,村民认为我爹挖苦了他们两口子“只喝凉水永远都吃不上甜酒”。其实,我爹的意思是说他们夫妻恩爱喝凉水都是甜的。

如今有许多老人十分忌讳过生日,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怕过生日,毕竟过一个生日就老了一岁。如果子女一定要给他们办生日宴席,有的就会“躲出去”,等到生日过完了再回来,称之为“躲生”。辞帖里不能直接写某人“躲生”而不办寿酒,只能谦虚地说家里没什么准备,怕怠慢亲朋好友,请他们不要来祝寿。

春节前,寨子里的林森要我给他写红纸,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深圳忙着厂里的事,父亲辛苦操劳了一辈子,一个人生活在寨子里,得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,他想在父亲80大寿时请大家喝一杯,既不想让大家破费送礼,又不能让人说他有了钱张扬。我沉思良久后铺开红纸写道:

“椿庭瑞彩,祥光焕耀。家父即将迎来悬弧之辰,我们全家正筹备着庆祝这一寿辰,遂定于1月21日(农历十二月廿二)未时,于家中设薄宴以贺。敬请各位亲朋好友拨冗光临,同祈家父福寿安康,松鹤延年……”

贴红纸这一农村流传的古老习俗,承载着数代人的文化记忆,其中说不完的故事与智慧,值得我们重视。

穿军装的爷爷

□ 黄泰银(壮族)

记忆里的爷爷,总裹着一身“老”的气息:头发似落着薄雪,胡茬扎手,后颈鼓起的“富贵包”顶着磨破洞的白背心。唯有老宅墙上那张泛黄的照片是例外:照片里的青年,一身笔挺的军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眉宇清朗,眼睛里闪着星光。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,爷爷在海南岛当兵时拍的。他望向远方的目光里,仿佛还藏着未曾说尽的憧憬。

爷爷生于桂滇交界的岩怀屯,后随曾祖父母迁居平用屯,退伍不久后便成了家。奶奶是平用原住民黄家长女。1963年,母亲作为长女降生。随后,七个子女陆续到来。生产队“大锅饭”的年月,爷爷在县水电局工作,奶奶则一边在队里挣“工分”,一边在屋后山坡开荒种杂粮。那片坡地,后来成了田西高速公路的西林服务区。

1982年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到西林。经历过饥谨岁月,爷爷奶奶深知土地的分量。那时母亲和弟妹相继入学,家中农活全落在奶奶身上。为撑起这个家,爷爷辞掉了水电局的工作,回到田地里,为此家里多分得一亩三分地。他和奶奶开荒垦田,种稻谷、玉米,炼山植杉松。温饱渐缓,爷爷曾尝试养黄牛,无奈西林耕牛主要以水牛为主,最终以亏钱收场。

有时,爷爷又像个纯粹的游侠,在滇黔桂交界的乡野间走村串寨,将浪迹天涯过成了家常便饭,自家的田地却常常疏于照料。母亲提起他时,声音里总带着不易察觉的哽咽。可母亲却又说:“你们的爷爷心地善良,乐善好施,他帮人家修农机,搞水利,帮了不少忙。”那些年,爷爷走南闯北,路遇困苦人家,便倾囊相助,甚至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人披上。记得小时候,每年开春至秋收,家里总有几位从云南广南县远道而来的叔叔帮忙干农活,直到年底才走。后来才明白,爷爷年轻时遇见一位与自己同姓同名者,当即认作兄弟。对方家境艰难,子多田少,每到青黄不接时,便让孩子投奔过来。后来日子好转,这份情谊却从未断绝。

后来,糖尿病彻底拖垮了爷爷。大部分光阴,他只能困卧病榻。弟弟婚礼前一日,他竟奇迹般精神起来,拄着拐杖到家里看婚房布置。我们心头一松,以为他熬过来了。谁料婚礼刚过两天,他突然陷入昏迷。守了一夜,见他呼吸稍稳,我便骑上摩托赶去普合上班。行至半途,姐姐的电话追来,声音急促:“爷爷不行了!”这件事成了我此生最深的懊悔。终究,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。

2014年,我在普合苗族乡工作。在平美寨,一位老人得知我来自平用屯,便问:“可认得叔修?”我有些惊讶,平用也只有我母亲乳名叫“阿修”,“叔修”那不是爷爷吗?我答:“我就是阿修的儿子。”老人一听我是爷爷的孙子,顿时两眼放光,讲起爷爷当年如何在普合村帮人安装抽水泵、修理变压器的往事。言谈正酣,他突然问起爷爷近况。我低声告知:“爷爷已过世了。”老人瞬间怔住,默默斟满一杯酒,仰头饮尽,然后紧紧抱住我,喃喃道:“这辈子,再也不能见面了,你爷爷是个好人。”

爷爷极疼孙辈,对我们分外宽容。自我懂事起,从未见他对我们发脾气。唯一一次动怒,是弟弟用石头砸了姐姐。那天爷爷气得胡子翘起,举着细木条满院子追撵,可那枝条终究没落在弟弟身上。我刚工作时,周末回家,他径直递来存折:“拿去买个摩托,来回方便。”他的爱如此直接,毫无矫饰。

2019年,田西高速公路西林服务区征用了爷爷长眠的林地。祖父辈与父辈们张罗着为曾祖父母和爷爷迁坟。我负责收集编排爷爷的碑文。征得家人同意后,我特意选用了爷爷那张最英俊潇洒的军装照,定制成激光刻瓷像,郑重地嵌在了新立的墓碑上。

如今,每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,总会望向爷爷新墓的方向。记忆中的容颜已然模糊,唯有墓碑上那年轻的军人,目光依旧清亮如星,仿佛穿透了时光,正凝望着脚下穿山越岭、飞架长虹的田西高速公路。这路,从日出的东方,笔直地伸向日落的远方,四通八达,坦荡如砥。